傳燈錄/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十七卷

下一卷▶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

第五世二十六人。

袁州洞山良價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一十八人見錄。

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。

撫州曹山本寂禪師。

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。

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。

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。

京兆蜆子和尚。

筠州九峰普滿大師。

台州幽棲道幽禪師。

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。

洛州白馬遁儒禪師。

越州乾峰和尚。

吉州禾山和尚。

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。

潭州寶蓋山和尚。

益州北院通禪師。

高安白水本仁禪師。

撫州疏山光仁禪師。

澧州欽山文邃禪師。

明州天童山義禪師。大原資聖方禪師。新羅國金藏和尚。益州白禪師。潭州文殊和尚。舒州白水山和尚。邵州西湖和尚。青陽通玄和尚。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六世四十三人。

鄂州岩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。

台州瑞岩師彥禪師。

懷州玄泉彥禪師。

吉州靈岩慧宗禪師。

福州羅山道閒禪師。

福州香溪從范禪師。

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。

洪州大寧海一禪師。信州鵝湖山韶和尚。洪州大寧訥和尚。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。

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。

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。

襄州鷲嶺善本禪師。

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。

潭州谷山有緣禪師。

潭州龍興和尚。

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。

京兆白雲善藏禪師。

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。

陜府龍峻山和尚。

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。

大光山玄禪師。漳州藤霞和尚。宋州淨覺和尚。華州崇勝證和尚。鄂州永壽和尚。鄂州靈竹和尚。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筠州九峰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錄。

新羅清院和尚。

洪州渰潭神黨禪師。

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。

洪州渰潭明禪師。

吉州秋山和尚。

洪州渰潭延茂禪師。

洪州同安常察禪師。

洪州渰潭匡悟禪師。

吉州禾山無殷禪師。

洪州渰潭牟和尚。

台州湧泉京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台州六通院紹禪師。

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。

雲蓋山志罕禪師。

新羅臥龍和尚。

彭州天台和尚。

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。

新羅瑞岩和尚。

新羅泊嚴和尚。

新羅大嶺和尚。

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錄。

雲蓋山景和尚。

河中府棲岩存壽禪師法嗣一人。

道德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吉州清原行思禪師第五世。

袁州洞山良價禪師法嗣齋

雲居道膺

洪州雲居道膺禪師。幽州玉田人也，姓王氏。童4805依師稟教。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。本師令習聲聞篇聚。乃歎曰：「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邪。」乃去詣翠微山問

道。經三載，有雲遊僧，自豫章來。盛稱洞山價禪師法席。師遂造焉。洞山問曰：「闍梨名什麼。」曰：「道膺。」洞山云：「向上更道。」師云：「向上道即不名道膺。」洞山曰：「與吾在雲岩時只對無異也。」後師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洞山曰：「闍梨他後有一把茅蓋頭，忽有人問，闍梨如何只對。」曰：「道膺罪過。」

洞山有時謂師曰：「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，虛實。」曰：「若是思大，佛亦不作，況乎國王。」洞山然之。

一日洞山問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師曰：「踏山來。」洞山曰：「阿那個山堪住。」曰：「阿那個山不堪住。」洞山曰：「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卻也。」曰：「不然。」洞山曰：「恁麼即子得個入路。」曰：「無路。」洞山曰：「若無路，爭得與老僧相見。」曰：「若有路，即與和尚隔生去也。」洞山曰：「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。」

師隨洞山渡水。洞山問：「水深淺。」曰：「不濕。」洞山曰：「粗人。」曰：「請師道。」洞山曰：「不乾。」

洞山謂師曰：「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：彌勒什麼時下生。曰見在天宮，當來下生。南泉曰：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。」師隨舉而問曰：「只如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。未審誰與安字。洞山直得禪牀震動。」乃曰：「膺闍梨。」

師合醬次，洞山問：「作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合醬。」洞山曰：「用多少鹽。」曰：「旋入。」洞山曰：「作何滋味。」師曰：「得。」

洞山問：「大闡提人殺父害母。出佛身血，破和合僧。如是種種，孝養何在。」師曰：「始得孝養。」自爾洞山許之，為室中領袖。初止三峰，其化未廣。後開雲居山，四眾臻萃。

一日上堂，因舉古人云：「地獄未是苦。向此袈裟下不明大事，失卻最苦。」師乃謂眾曰：「汝等既在這個行流。十分去九不較多。也更著些力。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腳。不孤負叢林。人道，欲得保任此事，須向高高山頂立。深深水底行，方有些子氣力。汝若大事未辦，且須履踐玄途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沙門所重。」師曰：「心識不到處。」問：「佛與祖有何階級。」師

曰：「俱是階級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古路不逢人。」

可觀上座問：「的罷標指，請師速接。」師曰：「即今作麼生。」觀曰：「道即不無莫領話好。」師曰：「何必闍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口訣。」師曰：「近前來向汝道。」僧近前曰：「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也知也知。」

師擲癭和問眾：「還會麼。」眾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趁雀兒也不會。」

問：「如何得不惱亂和尚。」師曰：「與我喚處德來。」僧遂去喚來。師曰：「與我閉卻門。」問：「馬祖出八十八人善知識。未審和尚出多少人。」師展手示之。

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。」師曰：「天下太平。」問：「游子歸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且喜歸來。」曰：「將何奉獻。」師曰：「朝打三千暮打八百。」師謂眾曰：「如好獵狗，只解尋得有蹤跡底。忽遇羚羊掛角。莫道跡氣亦不識。」僧問：「羚羊掛角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又曰：「會麼。」僧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無蹤跡。」有僧舉似趙州。趙州云：「雲居師兄猶在。」僧乃問：「羚羊掛角時如何？」趙州云：「六六三十六。」

眾僧夜參。侍者持燈來，見影在壁上。有僧便問：「兩個相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一個是影。」

問：「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只這是。」

新羅僧問：「佛陀波利見文殊為什麼卻回去。」師曰：「只為不將來，所以卻回去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。」時一僧出曰：「便請和尚釘鐵。」師曰：「口裡底是什麼。」

僧問：「承教有言：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，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動即應墮惡道，靜即為人輕賤。」崇壽稠答云：「心外有法，應墮惡道。守住自己，為人輕賤。」

僧問：「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吃。」師曰：「須知得吃底人。入口也須挑出。」

有一僧在房內唸經。師隔窗問：「闍梨念者是什麼經。」對曰：「維摩經。」師曰：「不問維摩經，念者是什麼經。」其僧從此得入。

問：「孤迥且巍巍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孤迥且巍巍。」僧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面前案山子也不會。」

新羅僧問：「是什麼得恁麼難道。」師曰：「有什麼難道。」曰：「便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新羅新羅。」問：「明眼人為什麼黑如漆。」師曰：「何怪。」

荊南節度使成汭。遣大將入山送供。問曰：「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。如何是世尊密語。」師召曰：「尚書。」其人應諾。師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汝若不會，世尊有密語。汝若會，迦葉不覆藏。」

僧問：「才生為什麼不知有。」師曰：「不同生。」曰：「未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曾滅。」曰：「未生時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有處不收。」曰：「什麼人受滅。」師曰：「是滅不得者。」

師謂眾曰：「汝等師僧家，發言吐氣，須有來由。凡問事，須識好惡尊卑良賤。信口無益。傍家到處覓相似語。所以尋常向兄弟道。莫怪不相似，恐同學太多去。第一莫將來不相似。八十老人出場屋，不是小兒戲。一言參差，千里萬里，難為收攝。直至敲骨打髓，須有來由。言語如鉗夾鉤鎖。相續不斷始得。頭頭上具，物物上新。可不是精得妙底事。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。十度擬發言。九度卻休去。為什麼如此。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。心如臘月扇，口邊直得醭出。不是汝強為。任運如此。欲得恁麼事，須是恁麼人。既是恁麼人，何愁恁麼事。學佛邊事，是錯用心。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。亦不乾自己事。況乎其餘，有何用處。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。如將方木逗圓孔，多少差訛。設使攢花簇錦。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。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。終不喚作尊貴。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。不見從門入者非寶。棒上不成龍，知麼。」

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犍。徒眾常及千五百之數。南昌周氏尤所欽風。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。十二月二十八日。為大眾開最後方便。敘出世始卒之意。眾皆愴然。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。今本山影堂存焉。敕謚弘覺大師，塔曰圓寂。

曹山本寂

撫州曹山本寂禪師。泉州莆田人也。姓黃氏。少慕儒學，年十九出家。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。二十五登戒。唐咸通初禪宗興盛。會洞山價禪師坐道場，往來請益。洞山問：「闍梨名什麼。」對曰：「本寂。」曰：「向上更道。」師曰：「不道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道。」師曰：「不名本寂。」洞山深器之。師自此入室，密印所解。盤桓數載，乃辭洞山。洞山問：「什麼處去。」曰：「不變異處去。」洞山云：「不變異豈有去耶。」師曰：「去亦不變異。」遂辭去。隨緣放曠。初受請，止於撫州曹山。後居荷玉山。二處法席學者雲集。

問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。」師曰：「汝道洪州裡許多人什麼處去也。」

問：「眉與目還相識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不相識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相識。」師曰：「為同在一處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分也。」師曰：「眉且不是目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目。」師曰：「端的去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眉。」師曰：「曹山卻疑。」曰：「和尚為什麼卻疑。」師曰：「若不疑即端的去也。」問：「於相何真。」師曰：「即相即真。」曰：「當何顯示。」師提起托子。

問：「幻本何真。」師曰：「幻本元真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幻本不真。」曰：「當幻何顯。」師曰：「即幻即顯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幻即無當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。」師曰：「覓幻相不可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常在底人。」師曰：「恰遇曹山暫出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常不在底人。」師曰：「難得。」

僧清銳問：「某甲孤貧，乞師拯濟。」師曰：「銳闍梨近前來。」銳近前。師曰：「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唇。」玄覺云：「什麼處是與他酒吃。」

問：「擬豈不是類。」師曰：「直是不擬亦是類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異。」師曰：「莫不識痛癢。」鏡清問：「清虛之理，畢竟無身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理即如此，事作麼生。」曰：「如理如事。」師曰：「謾曹山一人即得，爭奈諸聖眼何。」曰：「若無諸聖眼，爭鑒得個不恁麼。」師曰：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

雲門問：「不改易底人來，師還接否。」師曰：「曹山無恁麼閒功夫。」

人問：「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過手來。」乃點指曰：「一二三四五足。」

問：「魯祖面壁用表何事。」師以手掩耳。

問：「承古有言：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。如何是倒。」師曰：「肯即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起。」師曰：「起也。」

問：「承教有言：大海不宿死屍，如何是海？」師曰：「包含萬有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宿死屍？」師曰：「絕氣者不著。」曰：「既是包含萬有。為什麼絕氣者不著？」師曰：「萬有非其功，絕氣有其德。」曰：「向上還有事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道有道無即得。爭奈龍王按劍何。」

問：「具何知解善能對眾問難？」師曰：「不呈句。」曰：「問難個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刀斧斫不入。」曰：「能恁麼問難。還更有不肯者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是什麼人？」師曰：「曹山。」

問：「無言如何顯？」師曰：「莫向這裡顯。」曰：「向什麼處顯。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牀頭失卻三文錢。」問：「日未出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曹山也曾恁麼來。」曰：「日出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較曹山半月糧。」

師問僧：「作什麼。」曰：「掃地。」師曰：「佛前掃，佛後掃。」曰：「前後一時掃。」師曰：「與曹山過靸鞋來。」

師問強德上座曰：「菩薩在定，聞香象渡河。出什麼經。」曰：「出涅槃經。」師曰：「定前聞定後聞。」曰：「和尚流也。」師曰：「道也太殺道，始道得一半。」曰：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灘下接取。」

問：「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。」師曰：「如經蠱毒之鄉，水不得沾著一滴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法身主。」師曰：「謂秦無人。」曰：「這個莫便是否。」師曰：「斬。」

問：「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。」師曰：「同共一被蓋。」曰：「此猶是和尚得聞。如何是常聞於未聞。」師曰：「不同於木石。」曰：「何者在先，何者在後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常聞於未聞。」問：「國內按劍者是誰。」師曰：「曹山。」法燈別云：「汝不是恁麼人。」曰：「擬殺何人。」師曰：「但有一切總殺。」曰：「忽遇本父母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揀什麼。」曰：「爭奈自己何。」師曰：「誰奈我何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殺。」師曰：「勿下手處。」

問：「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曹山解忌口。」又別云：「曹山老漢。」問：「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是什麼人。」師曰：「第二月。」曰：「還求出離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也求出離，只是無路。」曰：「出離什麼人接得伊。」師曰：「簷鐵枷者。」

僧舉：「藥山問僧，年多少。僧曰七十二。藥山曰：是年七十二麼。曰：是。藥山便打。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前箭猶似可，後箭射人深。」僧曰：「如何免得棒。」師曰：「正敕既行，諸侯避道。」東禪齊云：「曹山是明藥山意。自出手為復別有道理。還斷得麼。只如這僧舉問曹山。伊還有會處麼。忽爾問上座年多少。別作麼生只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曰：「填溝塞壑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師子。」師曰：「眾獸近不得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師子兒。」師曰：「能吞父母。」曰：「既是眾獸近不得。為什麼被兒吞。」師曰：「子若哮吼，祖父母俱盡。」曰：「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亦盡。」曰：「盡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全身歸父。」曰：「前來為什麼道祖父亦盡。」師曰：「不見道，王子能成一國事。枯木上更彩些子華。」

問：「才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斬斬。」

僧舉：「有人問香嚴，如何是道。答曰：枯木裡龍吟。學云：不會。曰：髑髏裡眼睛。後問石霜，如何是枯木裡龍吟。石霜云：猶帶喜在。又問：如何是髑髏裡眼睛。石霜云：猶帶識在。」師因而頌曰：「枯木龍吟真見道。髑髏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不盡。當人那辨濁中清。」其僧復問師：「如何是枯木裡龍吟。」師曰：「血脈不斷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髑髏裡眼睛。」師曰：「乾不盡。」曰：「未審還有得聞者無。」師曰：「盡大地未有一個不聞。」曰：「未審龍吟是何章句。」師曰：「也不知是何章句，聞

者皆喪。」

師如是啟發上機。曾無軌轍可尋。及受洞山五位銓量。特為叢林標準。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。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。天復辛酉季夏夜。師問知事僧：「今是何日月。」對曰：「六月十五日。」師曰：「曹山一生行腳。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。」至明日辰時告寂。壽六十有二，臘三十有七。門人奉真骨樹塔。敕謚元證大師，塔曰福圓。

洞山道全

洞山道全禪師。第二世住，亦云中洞山。初問洞山價和尚。如何是出離之要。洞山曰：「闍梨足下煙生。」師當下契悟，更不他游。雲居膺進語云：「終不敢辜負和尚足下煙生。」洞山云：「步步玄者即是功到。」暨價和尚圓寂，眾請踵跡住持。海眾悅服，玄風不墜。僧問：「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。」師曰：「護明不下生。」僧曰：「既是大聖再來，何更六年苦行。」師曰：「幻人呈幻事。」曰：「非幻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王宮覓不得。」

問：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度盡無遺影，還他越涅槃。」

問：「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。」師曰：「是闍梨風範。」曰：「未審和尚風範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布婆娑眼。」

龍牙居遁

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。撫州南城人也，姓郭氏。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。後往嵩嶽受戒。乃杖錫游諸禪會。因參翠微和尚。問曰：「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個餘月。每日和尚上堂。不蒙一法示誨，意在於何。」翠微曰：「嫌什麼。」有僧舉前語問洞山。洞山云：「闍梨爭怪得老僧。」法眼別云：「祖師來也。」東禪齊云：「此三人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。若有，阿那個親。若無親疏，眼在什麼處。」又謁德山問曰：「遠聞德山一句佛法。及乎到來，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。」德山曰：「嫌什麼。」師不肯，乃造洞山，如前問之。洞山曰：「爭怪得老僧。」師復舉德山頭落語，因自省過。遂止於洞山，隨眾參請。

一日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？」洞山曰：「待洞水溯流，即向汝道。」師從此始悟厥旨。復摳衣八稔。受湖南馬氏請。住龍牙山妙濟禪苑。號證空大師。有徒五百餘眾，法無虛席。

上堂示眾曰：「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。新豐和尚云：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。若透祖佛不得，即被祖佛謾去。」時有僧問：「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。」又曰：「江湖雖無礙人之心，為時人過不得。江湖成礙人去，不得道江湖不礙人。祖佛雖無謾人之心。為時人透不得，祖佛成謾人去。不得道祖佛不謾人。若透得祖佛過，此人過卻祖佛。也始是體得祖佛意。方與向上古人同。如未透得，但學佛學祖。則萬劫無有得期。」又問：「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。」師曰：「則須自悟去。」

師在翠微時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翠微曰：「與我將禪板來。」師遂過禪板。翠微接得便打。師曰：「打即任和尚打，且無祖師意。」又問臨濟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臨濟曰：「與我將蒲團來。」師乃過蒲團。臨濟接得便打。師曰：「打即任和尚打，且無祖師意。」後有僧問：「和尚行腳時，問二尊宿祖師意。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。」師曰：「明即明也，要且無祖師意。」東禪齊云：「眾中道佛法即有，只是無祖師意。若恁麼會有何交涉。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無異人心是。」又曰：「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。若是言說，則勿交涉。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。十二時中，除卻著衣吃飯。無絲髮異於人心，無誑人心。此個始是道人。若道我得我會，則勿交涉。大不容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。」曰：「石烏龜語也。」師曰：「向汝道什麼。」

問：「古人得個什麼便休去。」師曰：「如賊入空室。」問：「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。」師曰：「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。」

問：「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六祖為什麼將得去。」

問：「二鼠侵藤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須有隱身處始得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隱身處。」師曰：「還見儂家麼。」

問：「維摩掌擎世界。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。」師曰：「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。」

問：「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恰似道者未悟時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此一問最苦。」報慈云：「此一問最好。」
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。」師曰：「祖師在後來。」問：「祖師是無事沙門。」師曰：「若是沙門，不得無事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得無事。」師曰：「覓一個難得。」

問：「蟾蜍無返照之光。玉兔無伴月之意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堯舜之君猶有化在。」東禪齊云：「是什麼是問訊與上座。十二中是什麼時節。」

問：「如何得此身安去。」師曰：「不被別身謾始得。」法眼別云：「誰惱亂汝。」

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。示有微疾。九月十三日夜半。大星隕於方丈前，詰旦端坐而逝。壽八十有九。

華嚴休靜

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。師曾在樂普作維那。白槌普請曰：「上間般柴，下間鋤地。」時第一座問：「聖僧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當堂不正坐，不赴兩頭機。」

師在洞山時問曰：「學人未見理路，未免情識。」洞山曰：「汝還見理路也無。」曰：「見無理路。」洞山曰：「什麼處得情識來。」曰：「學人實問。」洞山曰：「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。」曰：「無寸草處，還許立也無。」洞山曰：「直須恁麼去。」

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：「狹路相逢時作麼生。」曰：「反仄何幸。」洞山曰：「汝記吾言：汝向南住，有一千人。若向北住，即三二百而已。」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。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。其徒果三百矣。

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。」師曰：「探盡龍宮藏，眾義不能詮。」問：「大悟底人為什麼卻迷。」師曰：「破鏡不重照，落花難上枝。」問：「大軍設天王齋求勝。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。未審天王赴阿誰願。」師曰：「天垂雨露，不揀榮枯。」

一日車駕入寺燒香。帝問曰：「這個是什麼神。」師對曰：「護法善神。」帝曰：「沙汰時什麼處去來。」師曰：「天垂雨露，不為榮枯。」

師後游河朔，於平陽示滅。茶毗獲舍利，建四浮圖。一晉州，二房州。三終南山逍遙園，四終南山華嚴寺。敕謚寶智大師無為之塔。

京兆蜆子

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。事跡頗異，居無定所。自印心於洞山，混俗於閩川。不畜道具，不循律儀。常日沿江岸彩掇蝦蜆以充腹。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。居民目為蜆子和尚。華嚴靜師聞之，欲決真假。先潛入紙錢中。深夜師歸，靜把住問曰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遽答曰：「神前酒台盤。」靜奇之懺謝而退。後靜師化行京都，師亦至焉。竟不聚徒演法，惟佯狂而已。

九峰普滿

筠州九峰普滿大師。問僧：「離什麼處。」曰：「閩中。」師曰：「遠涉不易。」曰：「不難動步便到。」師曰：「有不動步者麼。」僧曰：「有。」師曰：「爭得到此間。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賺殺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即今是什麼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十字路上馬藺花。」

幽棲道幽

台州幽棲道幽禪師。鏡清問：「如何是少父。」師曰：「無標的。」曰：「無標的以為少父耶。」師曰：「有什麼過。」曰：「只如少父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道者是什麼心行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汝不信是眾生。」曰：「學人大信。」師曰：「若作勝解，即受群邪。」師將示滅，有僧問曰：「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調然調然。」言訖坐亡。

洞山師虔

後洞山師虔禪師。第三世住也。亦號青林和尚。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價和尚。問曰：「近離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武陵。」曰：「武陵法道何似此間。」師曰：「胡地冬抽筍。」價曰：「別甑炊香飯，供養於此人。」師乃出去。洞山曰：「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。」

師在洞山栽鬆。有劉翁者，從師求偈。師作偈曰：「長長三尺餘，鬱鬱覆荒草。不知何代人，得見此鬆老。」劉翁得偈，呈於洞山。洞山曰：「賀翁翁喜，只此人是第三世也。」

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。後果回洞山接踵。凡有新到僧。先令般柴三轉，然後參堂。有一僧不肯問曰：「三轉內即不問，三轉外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鐵輪天子寰中旨。」僧無對。師便打令去。

僧問：「昔年疾苦又中毒，請師醫。」師曰：「金篦撥破腦，頂上灌醍醐。」曰：「恁麼即謝師醫。」師便打。

問：「久負不逢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古皇尺一寸。」問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師曰：「修羅掌於日月。」

師上堂謂眾曰：「祖師宗旨，今日施行。法令已彰，復有何事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正法眼藏祖祖同印。未審和尚傳付何人。」師曰：「靈苗生有地，大悟不存師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回牛尋遠澗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道中人。」師曰：「擁雪首揚眉。」問：「千差路別，如何頓曉。」師曰：「足下背驪珠，空怨長天月。」

白馬遁儒

洛京白馬遁儒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十道不通風，啞子傳遠信。」曰：「傳什麼信。」師乃合掌頂戴。

問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。」師曰：「才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。」曰：「是個什麼不貴未生時。」師曰：「是汝阿爺。」問：「三千里外向白馬。及乎到來為什麼不見。」

師曰：「是汝不見乾老僧什麼事。」曰：「請和尚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指即勿交涉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日正午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。」師曰：「井底蝦蟆吞卻月。」僧問黃龍：「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卻月。」黃龍云：「不奈何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吞卻去也。」黃龍云：「一任吞。」僧云：「吞後如何？」黃龍云：「好蝦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急切處。」師曰：「俊鳥猶嫌鈍，瞥然早已遲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點額猢猻探月波。」

越州乾峰

越州乾峰和尚或云瑞峰。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天台。」師曰：「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。」曰：「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。」師曰：「將謂華頂峰前客。元來平田莊裡人。」問：「如何得出三界。」師曰：「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。」

師問眾僧：「輪迴六趣具什麼眼。」眾無對。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。」師曰：「老僧問汝。」曰：「和尚且置。」師曰：「老僧一問尚自不會。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。」

吉州禾山

吉州禾山和尚。僧問：「學人欲申一問，師還答否。」師曰：「禾山答汝了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禾山大頂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滿目青山起白云。」

天童咸啟

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。先住蘇州寶華山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本無物。」師曰：「石潤無含玉，礦異自生金。」

伏龍山和尚來。師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伏龍來。」師曰：「還伏得龍麼。」曰：「不曾伏這畜生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

簡大德問：「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。」師曰：「我這裡一屙便了。有什麼卓卓的的。」曰：「和尚恁麼對話。更買草鞋行腳好。」師曰：「近前來。」簡近前。師曰：「只如老僧恁麼對，過在什麼處。」簡無對。師便打。

潭州寶蓋山

潭州寶蓋山和尚。僧問：「一間無漏舍，合是何人居。」師曰：「無名不掛體。」曰：「還有位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不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寶蓋。」師曰：「不從人天得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寶蓋中人。」師曰：「不與時人知。」僧曰：「佛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覓他路不得。」問：「切切時為什麼不立人。」師曰：「歸亦踏不著。」曰：「恁麼時如何成立。」師曰：「不與時人知。」

問：「世界壞時此個何處去。」師曰：「千聖尋不得。」曰：「時人如何歸向。」師曰：「直須似去。」曰：「還有的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不立標則。」

北院通

益州北院通禪師。在夾山時，一日夾山上堂曰：「坐斷主人公，不落第二見。」師出曰：「須知有一人不合伴。」夾山曰：「猶是第二見。」師乃掀倒禪牀曰：「夾山老兄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待某甲舌頭爛，即向和尚道。」異日師又問夾山曰：「目前無法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。豈不是和尚語。」夾山曰：「是。」師乃掀倒禪牀，叉手立地。夾山起來打一拄杖。師便下去。法眼云：「是他掀倒禪牀，何不便去。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。意在什麼處。」

師在洞山，隨眾參請，未契旨。遂辭洞山，擬入嶺去。洞山曰：「善為飛猿嶺峻好看。」師沈吟良久。洞山曰：「通闍梨。」師應諾。洞山曰：「何不入嶺去。」師因此省悟，更不入嶺。師事於洞山。時號鑊頭通。

住後上堂示眾曰：「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。若是上上根機，不假如斯。若是中下之流。直須團削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。第一速疾省事，應須無心。若不無心。舉

得千般萬般，只成知解。與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無心。」師曰：「不管係。」問：「二龍爭珠，誰是得者？」師曰：「得即失。」曰：「不失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還我珠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。」師曰：「無點污。」問：「轉不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功不到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大富貴底人。」師曰：「如輪王寶藏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赤窮底人。」師曰：「如酒店腰帶。」

問：「水灑不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乾剝剝地。」

問：「一槌便成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是偶然。」示滅後，敕謚證真大師。

白水本仁

高安白水本仁禪師。自洞山受記。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。眾盈三百，玄言流播。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：「供養先師，先師還來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更下一分供養著。」

洪州西山眾行者來禮拜問曰：「今日不為別事，乞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汝諸人求指示耶。」對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教我委付阿誰。」

鏡清行腳到，師謂之曰：「時寒道者。」清曰：「不敢。」師曰：「還有臥單得蓋否。」曰：「設有亦無展底功夫。」師曰：「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。」曰：「滴水冰生，事不相涉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此人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此人不落意。」曰：「不落意此人那。」師曰：「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啖啄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還見庭前杉樧樹否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。」師曰：「多口座主。」

皎然去後，師知是雪峰禪客，乃曰：「盜法之人終不成器。」皎然後住長生山。有僧問：「從上宗乘如何舉唱。」然曰：「不可為閻梨一人荒卻長生山也。」玄沙聞之曰：「然師兄佛法即大行。受記之緣亦就矣。厥後眾緣不備。」果如仁和尚所記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不遷義。」師曰：「落花隨流水，明月上孤岑。」

師將順世，四眾俱集，營齋聲鐘。焚香白眾曰：「香煙絕處，是吾涅槃時也。」言訖跏趺而坐。息隨煙滅。

疏山光仁

撫州疏山光仁禪師。身相短陋，精辯冠眾。洞山門下時有齧鏃之機。激揚玄奧，咸以仁為能詮量者。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矬師叔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師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問疏山老漢。」僧無對。

師手握木蛇。有僧問：「手中是什麼。」師提起曰：「曹家女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尺五頭巾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尺五頭巾。」師曰：「圓中取不得。」

師舉香嚴語問鏡清：「肯重不得全，宦道者作麼生會。」宦曰：「全歸肯重。」師曰：「不得全肯者作麼生。」宦曰：「個中無肯路。」師曰：「始愜病僧意。」

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。師乃問：「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。」鼓山曰：「莫無慚愧好。」師曰：「闍梨恁麼道即得。若約病僧即不然。」曰：「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。」師曰：「不坐無貴位。」

洞山第四世問：「如何是一句。」師曰：「不道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道。」師曰：「少時輩。」問：「恁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將軍不上便橋。金牙徒勞拈栝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直指。」師曰：「珠中有水君不信。擬向天邊問太陽。」

冬至夜上堂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冬來意。」師曰：「京中出大黃。」問：「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背底芒叢，四腳指天。」

師遷化時有偈曰：「我路碧空外，白雲無處閒。世有無根樹，黃葉風送還。」偈終而逝。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。流傳於世。

欽山文邃

澧州欽山文邃禪師。福州人也。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。時岩頭雪峰在眾，睹師吐論。是法器，相率遊方。二士緣契德山，各承印記。師雖屢激揚，而終然凝滯。一日問德山曰：「天皇也恁麼道，龍潭也恁麼道。未審德山作麼生道。」德山曰：「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。」師方欲進語。德山以拄杖打舁入涅槃堂。師曰：「是即是，打我太殺。」法眼別云：「是即是，錯打我。更有語句如德山岩頭章出焉。」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。乃為洞山之嗣。年二十七止於欽山。對大眾前自省過。

舉初參洞山時。洞山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師曰：「大慈來。」曰：「還見大慈麼。」師曰：「見。」曰：「色前見，色後見。」師曰：「非前後見。」洞山默置。師乃曰：「離師太早，不盡師意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梁公曲尺，志公剪刀。」

問：「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。如何是此經。」師曰：「常轉。」曰：「未審經中說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有疑請問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錦帳銀香囊，風吹滿路香。」

有僧寫師真呈。師問：「還似我也無。」僧無對。師自代曰：「眾僧看取。」

一日師入浴院，見僧踏水輪。僧見師乃下不審。師曰：「幸自碌碌地轉，何須卻恁麼。」僧云：「不恁麼又爭得。」師曰：「若恁麼，欽山眼堪作什麼也。」僧云：「作麼生是師眼。」師乃以手作撥眉勢。僧云：「和尚又得恁麼。」師曰：「是是，為我恁麼，便不得恁麼。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索戰無功，一場氣悶。」良久乃問僧云：「會麼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欽山為汝擔一半。」

師與雪峰岩頭因過江西。到一茶店內吃茶次，師曰：「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吃。」岩頭云：「若恁麼，我定不得茶吃也。」雪峰云：「某甲亦然。」師曰：「兩個

老漢俱不識語在。」岩頭云：「什麼處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。」岩頭云：「退後著，退後著。」師曰：「豁兄且置，存公作麼生。」雪峰以手畫個圓相。師曰：「不得不問。」岩頭呵呵云：「太遠生。」師曰：「有口不得吃茶人多。」岩頭雪峰俱無語。

有良禪客參次。才禮拜後便問云：「一箭射三關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放出關中主看。」良云：「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。」師云：「更待何時。」良云：「好只箭放不著所在。」便出去。師曰：「擬射三關且從，試為欽山發箭。」良近前良久而退。師乃打良七拄杖。良乃出去。師曰：「且聽，個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。」有人舉似同安和尚。安云：「良公雖發箭，要且未中的。」其僧便問同安云：「未審如何得中的去。」安云：「關中主是什麼人。」其僧卻回舉向師。師曰：「良公若解恁麼。也免得欽山口也。然雖此同安不是好心。亦須看始得。」

僧參，師豎起拳頭云：「若開成掌，即五指參差。如今為拳，必無高下。汝道，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。」其僧近前卻豎拳而已。師曰：「便恁麼，只是個無開合漢。」僧云：「未審和尚如何接人。」師曰：「我若接人，共汝一般去也。」僧云：「特參於師，也須吐露宗風。」師曰：「汝若特來，我須吐露。」僧云：「便請。」師乃打之。其僧無語。師曰：「守株待兔，枉用心神。」

前岩頭全豁禪師法嗣行思禪師第六世。

瑞岩師彥

台州瑞岩師彥禪師。閩越人也，姓許氏。自幼披緇，秉戒無缺。初禮岩頭。致問曰：「如何是本常理。」岩頭曰：「動也。」曰：「動時如何？」岩頭曰：「不是本常理。」師沈思良久。岩頭曰：「肯即未脫根塵。不肯即永沈生死。」師遂領悟，身心皎如。岩頭頻召與語，徵酬無忒。

師復謁夾山會和尚。會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臥龍來。」會曰：「來時龍還起未。」師乃顧視之。會曰：「灸瘡上更著艾燋。」曰：「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。」會便休。

師尋抵丹丘，終日如愚。四眾欽慕，請住瑞岩。統眾嚴整，江表稱之。

僧問：「頭上寶蓋現。足下雲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披枷帶鎖漢。」曰：「頭上無寶蓋。足下無雲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有杻在。」曰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齋後困。」

鏡清問：「天不能覆地不能載，豈不是。」師曰：「若是，即被覆載。」清曰：「若不是，瑞岩幾遭也。」師自稱曰：「師彥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石牛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法。」師曰：「石牛兒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同也。」師曰：「合不得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合不得。」師曰：「無同可同，合什麼。」

問：「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。」師曰：「排不出。」曰：「為什麼排不出。」師曰：「他從前無階級。」曰：「未審居何位次。」師曰：「不坐普光殿。」曰：「還理化也無。」師曰：「名聞三界重。何處不歸朝。」

一日有村媼來作禮。師曰：「汝疾歸去，救取數千物命。」媼匆忙至舍。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。媼接取放諸水濱。師之異跡頗多。存諸別錄。

玄泉彥

懷州玄泉彥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道中人。」師曰：「日落投孤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張家三個兒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孟仲季便不會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聲前一句。」師曰：「吽。」曰：「轉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是什麼。」

靈岩慧宗

吉州靈岩慧宗禪師。福州長溪人也。姓陳氏。受業於龜山。僧問：「如何是靈岩境。」師曰：「鬆檜森森密密遮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。」師曰：「夜夜有猿啼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拋卻真金，拾瓦礫作麼。」師後住禾山而終。

羅山道閒

福州羅山道閒禪師。郡之長溪人也。姓陳氏。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。遍歷諸方，嘗謁石霜。問：「去住不寧時如何？」石霜曰：「直須盡卻。」師不愜意，乃參岩頭，問同前語。岩頭曰：「從他去住，管他作麼。」師於是服膺。尋游清涼山。閩師飲其法味。請居羅山，號法寶大師。

初上堂日。方升座斂衣乃曰：「珍重。」少頃又曰：「未識底近前來。」時有僧出禮拜。師抗聲曰：「也大苦。」僧起擬伸問，師乃喝出。

問：「如何是奇特一句。」師曰：「道什麼。」

問：「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，如何是光。」師曰：「高聲道。」僧曰：「照何世界。」師乃喝出。

問：「急急相投，請師一接。」師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箭過也。」

問：「九女不攜，誰是哀提者。」師曰：「高聲問。」僧擬再問。師曰：「什麼處去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宗門流布。」師展足示之。問：「當鋒事如何辨明。」師舉如意。僧曰：「乞和尚垂慈。」師曰：「大遠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最妙一句。」師曰：「披露識麼。」僧擬進語。師曰：「話墮也。」

定慧上坐參。師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遠離西蜀，近發開元。」又進前問：「即今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吃茶去。」慧猶未退。師曰：「秋氣稍暖去。」慧出法堂外歎曰：「今日擬打羅山寨。弓折箭盡也，休休。」乃下參眾。明日師上堂。慧出問：「豁開戶牖，當軒者誰。」師乃喝。慧無語。師又曰：「毛羽未備，且去。」

僧舉寒山詩，問師曰：「百鳥銜苦華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貞女室中吟。」曰：「千里作一息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送客游庭外。」曰：「欲往蓬萊山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欹枕覷獼猴。」曰：「將此充糧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古劍髑髏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。」師曰：「刺破汝眼。」

問：「聲前古毳爛，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倚著壁。」

問：「前是萬丈洪崖，後是虎狼師子。正當恁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自在。」

問：「三界誰為主。」師曰：「還解吃飯麼。」

師臨遷化，上堂集眾，良久展左手。事罔測，乃令東邊師僧退後。又展右手，又令西邊師僧退後。師謂眾曰：「欲報佛恩，無過流通大教。歸去也歸去也，珍重。」言訖，莞爾而寂。

香溪從范

福州香溪從范禪師。僧到參，師曰：「汝豈不是鼓山僧。」對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額上珠為何不見。」無對。僧辭，師門送，召曰：「上座。」僧回首。師曰：「滿肚是禪。」曰：「和尚是什麼心行。」師大笑而已。

師因僧披衲衣，示偈曰：「迦葉上名衣，披來須捷機。才分招的箭，密露不藏龜。」

聖壽嚴

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。有僧自泉州回來參。師補衲次，提起示之曰：「山僧一衲衣，展似眾人見。雲水請兩條，莫教露針線。快道。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如許多時，在彼作什麼。」

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

白兆志圓

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。號顯教大師。僧問：「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。」師曰：「達磨大師。」曰：「達磨爭能傳得。」師曰：「汝道什麼人傳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直截一路。」師曰：「截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苦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曰：「普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曰：「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？」師曰：「不起見。」

玄則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曰：「丙丁童子來求火。」則師後參法眼，方明厥旨。住金陵報恩院。

問：「如何是畢缽羅窟迦葉道場中人。」師曰：「釋迦牟尼佛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朱頂王菩薩。」師曰：「問那個赤頭漢作麼。」

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

鷲嶺善本

襄州鷲嶺善本禪師。因入浴室有僧問：「和尚是離垢底人，為什麼卻浴。」師曰：「定水湛然滿，浴此無垢人。」

問：「祖意教意是同是別。」師曰：「鷲嶺峰上青草森天。鹿野苑中狐兔交橫。」

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

谷山有緣

潭州谷山有緣禪師。僧問：「伶俜之子如何歸向。」師曰：「會人路不通。」曰：「恁麼即無奉重處也。」師曰：「我道你缽盂落地拈不起。」問：「一撥便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野馬走時鞭轡斷。石人撫掌笑呵呵。」

潭州龍興

潭州龍興和尚。僧問：「一撥便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根不利。」

問：「得坐披衣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端嚴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端嚴。」師曰：「不從證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中人。」師曰：「終日寂攢眉。」

伏龍一世

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世住。僧問：「攪長河為酥酪。變大地為黃金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臂長衫袖短。」問：「隨緣認果，如何是果。」師曰：「雪內牡丹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你得恁麼不識痛癢。」

白雲善藏

京兆白雲善藏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深深處。」師曰：「矮子渡深溪。」問：「赤腳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何不脫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法不生。」師曰：「萬水千山。」

伏龍二世

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。僧問：「隨緣認得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道，興國門樓高多少。」問：「子不譚父德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低聲低聲。」

陜府龍峻山

陜府龍峻山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龍峻山。」師曰：「佛眼看不見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山中人。」師曰：「作麼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。」師曰：「千聖近不得。」曰：「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。」師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知。」師曰：「不識善惡，說什麼向上事。」曰：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見道犴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人。」師曰：「不戴容。」

問：「凡有展拓盡落今時。不展拓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展不展。」曰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拓不拓。」

伏龍三世

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。問：「行盡千山路，玄機事若何。」師曰：「鳥道不曾棲。」

前筠州九峰道虔禪師法嗣

新羅清院

新羅清院和尚。問：「奔馬爭球，誰是得者。」師曰：「誰是不得者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爭是也。」師曰：「直得不爭，亦有過在。」曰：「如何免得此過。」師曰：「要且不曾失。」曰：「不失處如何鍛鍊。」師曰：「兩手捧不起。」

寶峰神黨

洪州渰潭寶峰神黨禪師。僧問：「四威儀中如何辨主。」師曰：「正遇寶峰不脫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虛空駕鐵船，嶽頂浪滔天。」

南源行修

吉州南源山行修。號慧觀禪師。亦云光睦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南源境致。」師曰：「幾處峰巒猿鳥嘯。一帶平川游子迷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南源深深處。」師曰：「眾人皆見。」曰：「恁麼即淺去也。」師曰：「也是兩頭遙。」

渰潭明

洪州渰潭明禪師。一日下到客位。眾請師歸方丈。師曰：「道得即去。」時牟和尚對曰：「大眾請。」師乃上法堂。問：「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我不欲違古人。」曰：「不違古人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也合消得禮三拜。」

僧問：「碓搗磨磨不得忘卻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虎口裡活雀兒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者。」師曰：「毛毿毿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道者家風。」師曰：「佛殿前逢尊者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終日事。」師曰：「缽盂裡無折筋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沙門終日事。」師曰：「轟轟不借萬人。」

吉州秋山

吉州秋山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杉樹子。」

渺潭延茂

洪州渺潭延茂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古佛心。」師曰：「終不道土木瓦礫是。」問：「日落西山去，林中事若何。」師曰：「庭前紅華秀，室內不知春。」

同安常察

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鳳棲家風。」師曰：「鳳棲無家風。」曰：「既是鳳棲，為什麼卻無家風。」師曰：「不迎賓，不待客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。」師曰：「盤飣自有旁人施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鳳棲境。」師曰：「千峰連岳秀，萬嶂不知春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境中人。」師曰：「孤岩倚石坐，不下白雲心。」

渺潭匡悟

洪州渺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直截一路。」師曰：「恰好消息。」曰：「還通向上事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魚從下過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閉門造車。」師曰：「活計一物無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出門合轍。」師曰：「坐地進長安。」

問：「香煙馥鬱，大張法筵。從上宗乘如何舉唱。」師曰：「莫錯舉似人。」曰：「恁麼即總應如是。」師曰：「還是沒交涉。」

問：「六葉芬芳，師傳何葉。」師曰：「六葉不相續，花開果不成。」曰：「豈無今日事。」師曰：「若是今日即有。」曰：「今日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葉葉連枝秀，華開處處芳。」

禾山無殷

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。福州人也，姓吳氏。七歲依雪峰真覺大師出家。年滿受戒。

遊方抵筠陽，謁九峰。峰許入室。一日謂之曰：「汝遠遠而來，暉暉隨眾。見何境界而可修行。由何徑路而能出離。」師對曰：「重昏廓辟，盲者自盲。」峰初未許。師於是發明厥旨，頓忘知見。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。學徒濟濟。嘗述垂誡十篇，諸方歎伏。咸謂禾山可以為叢林表則。

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：「和尚何處來。」師曰：「禾山來。」曰：「山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人來朝鳳闕，山嶽不曾移。」國主重之。命居揚州祥光院。復乞入山。以翠岩院乃江西之勝概，遂棲心焉。時上藍院複虛其室。命師來往闡化。號澄源禪師。

僧問：「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於汝不惜。」

問：「仰山插鍬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汝問我。」曰：「玄沙踏倒鍬意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我問汝。」

問：「未辨真宗，如何體悉。」師曰：「頭大尾尖。」

問：「咫尺之間，為什麼不睹師顏。」師曰：「且與閻梨道一半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全道。」師曰：「盡法無民。」曰：「不怕無民，請師盡法。」師曰：「為知己喪身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卻喪身。」師曰：「好心無好報。」

問：「尊者撥眉擊目。視育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即今也恁麼。」曰：「學人如何領會。」師曰：「莫非摩利支山。」

問：「摩尼寶殿有四角。一角常露，如何是露底角。」師舉手曰：「汝打我。」卻問：「汝還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汝爭解打得我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撲破著。」

問：「已在紅燄請師烹煉。」師曰：「槌下成器。」曰：「恁麼即烹煉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池州和尚。」

問：「四壁打禾，中行鏟草。和尚赴阿那頭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不赴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同於眾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小師弟子。」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。示有微疾。三月二日

令侍者啟方丈。集大眾告辭曰：「後來學者未識禾山。即今識取，珍重。」先是大眾為立生藏。本國諡法性禪師。塔曰妙相。

泐潭牟

洪州泐潭牟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著力處。」師曰：「正是著力。」問：「古人卷席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珍重。」便下堂。

前台州湧泉景欣禪師法嗣

六通紹

台州六通院紹禪師。初參湧泉和尚入室領旨。一日燒{禾田}歸院。泉問：「去甚處來。」師曰：「燒{禾田}來。」泉曰：「火後事作麼生。」紹曰：「鐵蛇鑽不入。」泉許之。後居六通院，玄侶依附。

僧問：「不出咽喉唇吻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待汝一钁劚斷巾子山，我亦不向汝道。」

問：「南山有一毒龍，如何近得。」師曰：「非但閻梨，千聖亦近不得。」

人問：「承聞南方有一劍話，如何是一劍。」師曰：「不當鋒。」曰：「頭落又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我道不當鋒，有什麼頭。」其人禮謝而去。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峰晦跡。莫知所終。

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

雲蓋志罕

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嶽頂浪滔天。」師曰：「文殊正作鬧。」曰：「正作鬧時如何？」曰：「不向機前展大悲。」

新羅臥龍

新羅臥龍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。」師曰：「紫羅帳裡不垂手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垂手。」師曰：「不尊貴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用心。」師曰：「猢猻吃毛蟲。」

彭州天台

彭州天台和尚先住天台。問：「古佛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中央甲第高，歲歲出靈苗。」問：「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施功。」曰：「磨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照燭。」

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齋

新羅瑞岩和尚。問：「黑白兩亡，開佛眼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恐你守內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誕生王子。」師曰：「深宮引不出。」

新羅泊嚴

新羅泊嚴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禪。」師曰：「古塚不為家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徒勞車馬跡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。」師曰：「貝葉收不盡。」

新羅大嶺

新羅大嶺和尚。僧問：「只到潼關便卻休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只是途中活計。」曰：「其中活計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體即得，當即不得。」曰：「體得為什麼當不得。」師曰：「體是什麼人分上事。」曰：「其中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作尊貴。」

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

雲蓋景

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。僧問：「國土晏清，功歸何處。」師曰：「銀台門下不賀。」曰：「轉為無功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王家事可然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